



系我一生心^上

xiewoyishengxin

钊铮◎著



NLIC 2970700677

沈阳出版社

系我一生心

xiwoyishengxin

钊铮◎著



NLIC 2970700677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系我一生心. 上 / 钊铮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441-4491-9

I. ①系… II. ①钊…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7450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39

字 数: 650千字

出版时间: 2011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封面设计: 姚姚工作室

版式设计: 姚姚工作室

责任校对: 日 光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4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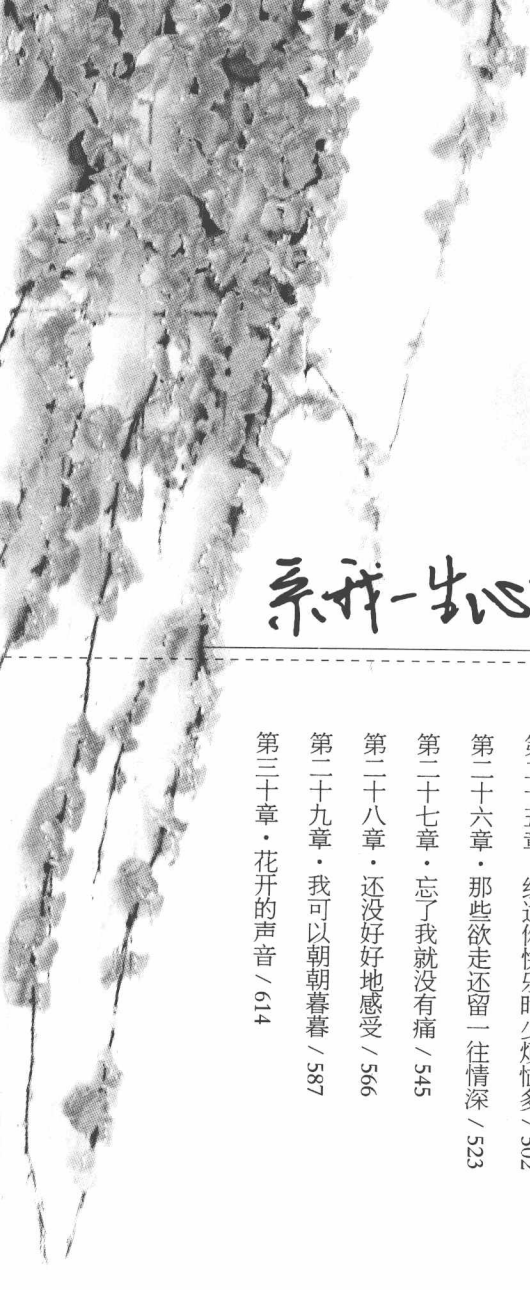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系我一生心



- 第一章·改变一九九五 / 1
- 第二章·同桌的你 / 9
- 第三章·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 / 23
- 第四章·倾我一生一世念 / 37
- 第五章·第一口蛋糕的滋味 / 60
- 第六章·爱一个人像手中捧着水晶 / 82
- 第七章·一点一滴堆积人间痴迷 / 104
- 第八章·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 125
- 第九章·剪一段日光解爱情的霜 / 147
- 第十章·初次的感觉像天空一样晴朗 / 168
- 第十一章·越躲藏越相爱越怕输 / 191
- 第十二章·谁都没有时光机器 / 214
- 第十三章·时间是个天才的编剧 / 235
- 第十四章·人生如此浮生如斯 / 255
- 第十五章·流转的时光照一脸苍凉 / 278



系我一生心

- 第十六章·没什么是永垂不朽 / 301
- 第十七章·圣瓦伦丁的玫瑰 / 324
- 第十八章·我的情歌夜夜为你唱起 / 347
- 第十九章·就好像蝴蝶飞不过沧海 / 370
- 第二十章·让我欢喜让我忧 / 393
- 第二十一章·难念的经 / 414
- 第二十二章·躲不开痴恋的欣慰 / 436
- 第二十三章·怕你忧伤怕你哭 / 459
- 第二十四章·哪有你这样的 / 481
- 第二十五章·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 / 502
- 第二十六章·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 / 523
- 第二十七章·忘了我就没有痛 / 545
- 第二十八章·还没好好地感受 / 566
- 第二十九章·我可以朝朝暮暮 / 587
- 第三十章·花开的声音 / 614



第一章

改变一九九五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句歌词是这样记录一九七九年的：“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而在怀家的家族史上，一九七九年的那个春天，有对双胞胎来到人间。怀建军的妻子常蓝，一次给怀家添两个男丁。两个孩子并不像其他双胞胎那样一个重一点，一个轻一点，而是都差不多分量，前后相差几分钟来到这个世界。不过二十六岁、刚从军营赶回来、气还没喘匀的建军，望着两个一模一样的奶娃娃，也顾不上妻子，就直愣愣傻住，连兴奋都忘了怎么表达。

还是当军长的父亲先恢复理智，“你假请好了？”

建军条件反射一个军礼，“是。”

怀老爷子推推老伴，“跟你儿子看看常蓝去。”然后他自己挪到前面位置，仔细打量两个孙子，脸上带着惯常严肃的表情，嘴里的话却煞是柔软，“也不知道是哪个先开口叫爷爷，哎，这俩玩意儿长得，鼻子是鼻子眼儿是眼儿的，呵呵……”

长得都好，常蓝妈妈的意思，“有点太漂亮了，男孩子不用这么漂亮的。”话虽如此，常蓝望着这对双胞胎儿子的表情，是陶醉又迷恋。

给孩子取名是个麻烦事儿，直到两个漂亮宝贝一岁多了才搞定。哥哥叫怀系

青，弟弟叫怀系春。所谓关心则乱，越是想取个有气势的名字，越不可得，最终是家里几个人胡闹着投票选出来的，因为两个孩子出生在春天，于是，为青为春。至此时，双胞胎兄弟的个性已显露无疑，哥哥沉默，弟弟调皮。怀家的青儿和春儿的成长史，也是怀家长辈惯孩子的发展史，无非将那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的情景演绎成苦情版、欢乐版而已。怀奶奶一向提倡节俭，到孙子那儿这节俭就可长可短了。怀爷爷是严厉的，在孙子面前不过做做样子，到他退休那年，连样子都懒得做。

到青儿和春儿读初中时，拿回期末考试的成绩单，看看青儿，文理科成绩不是一百就是九十五分以上，怀爷爷大喜，“青儿真了不起。”再看看春儿的，很平均，每门功课都浮动在六十分以上，七十分以下，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不过怀爷爷说：“春儿，成绩稳定，再接再厉。”

春儿扑闪着长睫大眼，“爷爷，我爱你。”怀爷爷十年如一日地吃这套，视媳妇儿气白的脸如无物，解春儿围于水火，“要不要来点肯德基？”

没有不赞同的道理，祖孙俩欣然出门去也。

常蓝电话给已经退役转业、跑去经商的丈夫，“建军，这样下去不行，我担心春儿的功课非毁了不可，这事儿你得帮我。”

怀建军明知故问道：“怎么帮？”

“分开住。”常蓝都不知第几次这么建议了。

怀建军照例回答：“让俩孩子离开爸妈？是让我去闹革命啊？你真要分？孟母三迁？”

常蓝吸口气，想说真分！三迁！话出口就改成，“算了。”

常蓝不闹革命，有她的理由。两个孩子要学钢琴、学书法、学画画、学剑术，甚至学拉二胡、吹笛子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公公婆婆在安排照顾，她这几年为着跟上时代需求，进修外语、电脑和专业课程，同时还要兼顾工作，一旦真分开住，打破原来的生活模式，只怕她自己也很难适应。所以，常蓝决定去找青儿谈，哥哥应该给弟弟补补课吧？都一个学校一间教室里坐着，同个老师教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怀系青刚跑完步回来，洗过澡，身上飘着薄荷皂淡淡的清香味，在爷爷的书房里看书。他是个沉默的孩子，常常把自己藏在楼下这间大书房里。但他并不冷漠，待人接物礼数周全，且品学兼优。无论书法、弹琴、拉二胡、吹笛子，还是剑术、踢球，青儿样样优秀。想起睡在隔壁房间床上、被子踢得乱七八糟的春

儿，常蓝直皱眉头，这两个孩子能综合综合多好，她没想让青儿那么优秀，也不愿意春儿活得这么无所谓。

系青见到妈妈只是抿嘴浅笑，他脸上还带着点未消的婴儿肥，但掩不住剑眉星目的英气勃勃，一双眼如清澈清江。他站起来拉开椅子，让常蓝坐下。未等妈妈开口，系青先说：“妈，你放心，春儿没事的。”

真乖，晓得体恤妈妈的心思，常蓝感动欲泣。青儿接下来的话让她的欲泣写成实成涕零。系青说：“妈，我会好好读书，以后帮你和爸，不让家里人辛苦。”

而常蓝也未曾想到，天才儿子此时的善解人意也只是未经世事的锋芒外露，多年后的怀系青，从来都是等着对方先开口，他只负责倾听，并不会再告诉谁他想什么、要什么、做什么。

至一九九五年，三代同堂的怀家依然住在军区大院的老房子里，常蓝已辞去工作，一心一意帮丈夫打拼事业，做了他的财务大臣。而对怀家诸人来说最幸运的事情，不是怀建军的生意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而是怀系春居然跟着哥哥考进重点高中。怀系青以第一名的成绩独占鳌头，不骄傲不居功；春儿末座敬陪，不自卑不自弃。两兄弟清一色的无所谓。果然，就像青儿跟妈妈保证的那样，春儿没事的。

从小就因出色而成为风云人物的怀系青，在进入高中后仍保持此势头，开学典礼他代表新生发言，并表演一段二胡独奏。那种慢悠悠、似乎更适合在某个干燥凉爽的清晨响在公园角落里被老年人欣赏的琴韵，在系青的手中潺潺流出，竟有点特别的味道。说不上是清新的，还是忧郁的，或是荒凉的。

系青无疑生得漂亮，一张脸线条明朗，眉如墨染，眼若星辰，高鼻梁，尖下颌。微黑的皮肤，脸上居然没有这个年纪男孩子会有青春痘，皮肤光洁细致。个子已经够高了，肩宽宽的，因为坚持锻炼，他看上去并不细弱，手臂上的肌肉显得均匀漂亮。他似乎应该是个属于运动场上的阳光小子，偏又那么儒雅谦和端正，所以，又觉得他更像是坐在图书馆窗下桌边的温文少年，气质里一派高山流水的恬淡。

而从小就因捣蛋而成为话题人物的怀系春，在进入高中后也保持他的话题性。开学典礼上安排好和系青一起舞剑，本来舞得不错，两个如玉般的大男孩，短发干净，动作潇洒矫健。谁知拉开架势没几下，春儿不小心摔个狗吃屎，众人哄笑，他干脆也坐在台上笑，笑得比下面众学姐学长还厉害，系青拉他都拉不起来。乱糟糟收手后，春儿弟弟再也不肯拿剑了，嬉皮笑脸说有心理障碍，系青只

得拎着二胡上去救场。

春儿不像系青那般肌理匀称高大挺拔，他瘦瘦长长，一副四肢不勤的萧条样子。那张脸若没表情，和系青是一样的，俊朗清秀。从小到大，除了家里人，外人无法区分他们谁是谁。不过一旦七情上脸，兄弟二人区别明显，春弟弟就是活泼泼的精灵明媚，咬牙切齿的可爱。怀奶奶曾说，春儿看上去是有种让人想冲上去咬一口、又想掐几掐的冲动。这个形容贴切至极。当系青表演完二胡，在舞台侧面大刺刺观看的春儿一本正经地对他竖起大拇指，紧接着大拇指缓缓倒转向下，嘴里还给这个动作配音效，“嗖——”随之咧嘴大乐，不羁、随性。系青见怪不怪，轻轻捶他一记，将他扯下台。

没人知道台下多少青春少女为着春儿弟弟的大拇指和嗖的音效娇嗔顿足，“那个叫怀系春的弟弟很讨厌啊……”可是，为啥讨厌？偏没人说得出来。只是觉得，一定要这么口是心非地表示一下，不能坦白承认，因着春儿的笑容，好像心中立时姹紫嫣红、春光如海。

有好事者喜欢画怀家兄弟的画像，装成认真的样子，专门拿给女生分辨：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当然，总是将哥哥画得眉目温润俊雅端正，而弟弟总是神情跳脱笑意生动。也总是在女生着意分辨后，好事者们一串窃笑，于是追着打着骂着闹着，演绎一场流动懵懂的青春。

这些事情，春儿是不懂的。他在这一年鬼使神差地迷上俄罗斯方块，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迷上，他简直是争分夺秒地玩那个东西，全情投入，无暇他顾。功课倒成了副业，俄罗斯方块成了生命的中心。这一切自然都瞒着建军和常蓝，不然只怕真要闹家庭革命了。

怀家兄弟读的那所高中，大部分孩子都是骑单车上学，也有的坐公交车，而像系青系春这样，被司机或者老爸送来接去的可谓少之又少。建军一向主张培养孩子的自立自理能力，几次刻意在老父老母面前婉转陈词，希望让两个孩子骑单车或者坐公交车去上学，其实怀爷爷怀奶奶也赞成这样，可怜这个企图屡屡在二公子面前受挫。

春儿的理由是：也不想，骑单车上学，刮风下雨，还有冬天下大雪的时候多不方便。等公交车明摆着浪费时间，早上想多睡一会儿都困难。再说起得太早，奶奶还要跟着早起弄早餐，太辛苦了。“我不要吃外面的早餐哦，我只爱奶奶做的饭。”春儿重点声明，“有爷爷奶奶，在家多待一分钟都是好的。爷爷，你知道我多爱你。”

百发百中，这句“爷爷我爱你”总是令怀老爷子融化，虽然脸上看不出来，但绝对袒护孙子到底。怀老爷子问系青：“青儿，这件事你怎么看？”

系青温柔敦厚，“爷爷，你放心，我总是支持春儿的。”

晚上回家，系青恭恭敬敬跟爸妈说明，已经跟弟弟谈过，还是继续车接车送为好。

建军简直头痛，做他大儿子的思想工作，“青儿，爸知道你疼弟弟，但这样宠他，对他的未来没什么好处。他应该跟你一样独立、优秀，今后才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要不他就是个废人。”

系青淡淡挑眉，“爸，春儿怎么会是废人？他确实和我一样优秀，也够独立。他只是任性娇贵了一些。”

建军气极，“他凭什么任性娇贵？他……”

系青拦住老爸的话，淡淡的，铿锵有力，“就凭他是我弟弟。”

建军先是惊愕，继而暴跳如雷，“怀系青，你以为天下是你的？想怎样就怎样？你太天真了！”

系青忽笑，那样一个温柔亲昵的笑容，他说：“爸，我要天下干吗？就算天下不是我的，我也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你信我，我长大后，会照顾好家人的，当然也能照顾弟弟。”

怀建军再次无语，瞧瞧坐在厅里跟春儿腻在一起的爹娘，再瞅瞅年少固执、自信满满的青儿，他实在不知该如何对付这老老小小。世上最无坚不摧的组合，大概就是一对同心协力的双胞胎。怀建军绝对没想到，最后事情的发展，居然是他的公司为了配合接送儿子上学，再请一名司机。怀家惯孩子的家族史，至此已算变本加厉。

不过，经此一事，怀建军也算明白，他错了，甚至家里所有人都错了。一直以来，大人们都以为，系青是个可以值得全心信赖、不需要操心的孩子，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有一天，青儿出状况，大概会出一个比春儿更要命的状况。这是怀建军决定继续接送孩子的原因，有接有送，全程监护，总不会出事吧。他这个做爹的，没被儿子的雄心壮志感动，倒像是吓住了。

怀建军明里对两个儿子让步，暗里却不想继续姑息。他也不急于一时，不显山不露水地，某些改变渐露端倪。慢慢地，哥俩房间里的零食全部被搜空，晚上写作业复习功课的时候，常蓝多巡几次房，还时不时地陪一下。巨细靡遗，连睡前和起床之后的内务清理，建军也都叫常蓝唠叨上几遍。

除了在家里施压，这个学期，怀家兄弟的家长会，怀建军很难得地不再烦劳高堂父母，而是偕妻子常蓝一起参加。怀建军在这个城市，大小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社交圈子也就那样，跟红顶白，毫无例外。怀家夫妻二人，得到校长、教导主任和俩孩子班主任的隆重接待，并在校园里参观一圈，共同聊了聊盖新校舍的问题。

怀建军允诺，待盖新校舍时，他的建筑公司可以提供一些支持，还答应捐赠给图书馆多少册书。最后，怀建军特别跟班主任表示，两个孩子本来就是双胞胎，太过亲近对他们独立人格的健全无甚好处，希望老师能在这方面给些特别的关注和培养。

就算不看怀家对新校舍的支持，单论那捐赠来的书，老师也该多支持一下是不？班主任姓韩，尚年轻，个性开朗。无一例外，韩老师和怀家两孩子以前遇到的老师一样，都是喜欢这对双胞胎的。但韩老师确实没喜欢到打算让这兄弟俩一直坐同桌的地步。她完全同意怀建军的说法，太过亲密的相处方式对双胞胎来说不太好。

这天上课，韩老师带进来一个女生，她看上去比同龄的女生更稚嫩、瘦小、苍白，倒未见得多令人惊艳，不过是样貌清秀，气质干净，尤其一双眼睛，黑白分明。北方冬天来得早，女孩儿剪得不比男孩儿长多少的短发上，落着几点雪花。系青目光往窗外移，真的，不知何时，外面下雪了。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次大范围降温，寒流来袭之后的初雪。

新来的女同学叫计然，韩老师让大家欢迎过计然之后，还特别叮嘱，计然同学身体不太好，有时体育课可能也不能正常上，希望大家能多予体谅帮助……韩老师说话期间，计然一直半垂着头，对全班同学浅浅半躬身致意。然后，韩老师把怀系春叫起来：“你坐后面那个位子，让新同学坐你的位子。”

春儿的心思根本没在这里，他光琢磨这节课怎么才能在不被老师发现的情况下玩他的“方块儿”。乍听到老师的指令，他没给反应，直到老师说第二遍他才清醒，举手，“老师，不行，我要上诉。”毫无悬念，全班哄然。

韩老师又气又笑，“上诉驳回。”

哄笑声中，计然本来苍白的脸上浮上两朵嫣红，她看上去颇为无措，瞄系青和春儿这边一眼，咬着嘴唇，脑袋继续呈半垂状态。

系青拉下弟弟举起的手，安抚地拍拍他。系春果然对兄长唯命是从，不再上诉，老老实实收拾书包坐到后座去。至此，这对兄弟从小到大、将近十年的同桌

生涯算是结束了。

课间操时间，系青被老师叫进办公室吃点心，一种红薯和面粉揉合、包上豆沙馅烤出来的小饼。韩老师给系青一杯刚冲好的豆奶，“计然妈妈送的，不好推辞。”她坦白非常，“其实老师也不太想推辞，没吃过这种小饼，不知有多好奇。”

系青没客气，率先品尝，“味儿不错，豆沙是自家煮的，不腻。跟我奶奶蒸的豆包差不离儿，不过这个要香多了。”

韩老师乐了，找个食品袋另装一份，“给你弟带两个尝尝。系青，你代老师向春儿转达一下，就说韩老师跟他道歉了。我知道你们哥俩从小到大都一起坐来的。可是……”韩老师不提其他，状似为难，“系青啊，计然同学确实需要比较多的照顾，她有心脏病，不能受刺激，也不能过度运动，或者太过劳累。早上她妈妈在我这儿说起来，直抹眼泪，计然妈妈讲，计然的病随她，属于先天遗传，而且比较严重。她家就计爸爸一个人工作，要照顾长期生病的计妈妈和计然，还有计然的妹妹，是很困难的。计然转到我们学校，是因为她父亲工作调动的关系，家也搬了，再说这边离医院也比较近……”

很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系青想到新同桌比之同龄人看上去更为孱弱的模样，不由有几分担心，不知她会不会随时死掉？那么年轻娇嫩的女孩儿，这个世界的美好，她没来得及去看……

韩老师未发现座旁弟子已然走神，继续解释为何给兄弟两个调座：“再说计然有时因为生病的原因，功课落下的时候，你有空就给她补习一下。你是班长，老师是希望你能帮帮老师，对计然多加留心。起码，不要让她的成绩拖班级后腿。”

系青在这一刻觉得老师有点儿偏心，要说拖后腿，春儿占第一，谁敢占第二？不过这话到底不能直言，于是，他稳妥温文道：“没问题的，我尽力而为。老师放心。”

韩老师甚为欣慰，感叹：“系青啊，你总是个让人放心的孩子。”

韩老师给系春的那两个红薯豆沙饼，系春只啃一个，另一个带回家给奶奶吃，“奶奶，这个难整不？不难再拷贝几个出来。”

怀奶奶说：“不难，简单着呢。只要咱家春儿喜欢吃，比这难十倍的奶奶都变得出来。”

即便如此，怀奶奶变出来的豆沙饼也没挡住系春心里的那股子愤愤不平。

尽管系青一再解释，调座是为了方便照顾有心脏病的新同学，可春儿死活不

信，并铁齿直断，这一切都是老爸老妈搞的鬼。对此，系青但笑无语，说起来，他倒不讨厌老爸老妈这次搞出来的“鬼”，甚至颇为喜欢韩老师给的那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过，他不能将他的喜欢明讲给弟弟听，所以只得安抚他，“其实你同桌张浩虽然个性腼腆，不爱说话，但已经仰慕你很久了。他不知道多喜欢你干的那些出格的事儿。”

听老哥这么讲，春儿也就暂且收兵。

估计新同桌的仰慕确能平息一些春儿的恼怒，这事儿系春暂且休兵。可不算完，没几天，系青下课从洗手间回来，见系春正儿八经坐在他位子上。系青眼神跟弟弟对上一对，就知道这家伙又想玩角色互换的游戏了。系青知道弟弟的脾气，这次不依他，他心里那个别扭劲儿不能疏解，只怕是要没完没了，也就自觉坐到春儿座位去。坐定后，系青见计然回头看了他一眼。系青以为这一眼是无意的，待英语老师进来，大家起立，计然那黑白分明的眼睛再望他一眼时，系青突然醒悟，她知道他与春儿换了位子。她居然能分辨得出他和系春谁是谁！她认识他们才几天啊！

英语课，老师提问系青，翻译一段板书的英文。当然，被老师叫起来的其实是系春，按照惯例，系春是答不上来的。系青猜测，肯定穿帮啊，估计春儿应该也蛮期待老师发现又被这对双胞胎捉弄时那种咬牙切齿哭笑不得的表情吧？

结果，系青却看到，计然似无意地将答案随手写在纸上，汉字写得够大够整齐，稍远距离也可以清晰辨认。偷偷玩游戏机的系春，根本挣脱不了“方块儿”的诱惑，站起来，仿佛以前看哥哥给写的答案那样心安理得，瞟眼答案，流利作答。那气势气质、做派语气，活脱脱就是一怀系青。

系青歪在椅子上，装怀系春装得也很自然，很放松，很过瘾。从他这个角度，除了能看到前座计然小巧白皙的耳垂，也能让他暗暗想象前几天初次相遇时，她肩头黑发上披着几点雪花、半垂首时的样子。

同桌张浩悄悄塞本英文杂志给系青，“春儿，好东西，借你看三天。”

系青斜睨杂志封面裸女，凹凸有致，风情旖旎，略有纳罕，看不出平素老实沉默的张浩竟也闷骚至此！

唉，这骚动的年龄，这不安定的青春！



第二章

同桌的你

系青的新同桌计然，和他一直没什么交谈。准确地讲，计然和谁都没说过什么话。她是个乖学生，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准时回家，参加值日并不要求特别照顾。偶尔作业完成有困难，不会的题目她会略有胆怯地向老师请教。系青对此颇觉失落，如果计然肯问他，他会将那些题目讲解得比之老师讲解的更生动百倍。

课余时间，计然基本上捧本书自娱自乐。有次，系青见班上女生主动过来和计然说话，问她看什么书。计然笑笑，翻封面给人家看，并不多言。计然虽未明显拒人于千里之外，但也没表现出想立时融入这个班级的态度，于是，也没人再去打扰她。计然翻给同学看的那本书的名字系青也有看到，那是金庸的《笑傲江湖》。这些天，计然都是在欣赏令狐冲的故事。

很巧，如果说系青有什么江湖梦，那个梦就应该叫令狐冲。怀系青喜欢令狐冲，没什么道理，就是喜欢而已。系青还觉得，计然和他一样，也喜欢令狐冲，因为她看这本书不是逐页翻阅，而是一段段毫无规律地选阅。读到这个境界，说明以前看过，现在不过是回味。根据系青对这个故事的熟悉程度，他还知道，计然回味不已的段落都是描述令狐冲和小师妹的。嗯……那些，也是系青喜欢的。

系青知道同桌很安静，知道同桌喜欢令狐冲，除此之外，还知道这几天同桌感冒，时时咳嗽。课间休息，系青见她用自带保温杯里的热水，送一堆药片下肚。系青曾主动与计然说话：“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可以不用出操。”不过，计然

只是含笑摇摇头，继续出操。

上体育课也是这样。老师同意计然可以不上体育课，但计然还是上的。别人跑三圈，计然跑得很慢，即使只能跑半圈，她也坚持。

这样的计然，将自己隔离于众人之外，又努力让自己不要那么与众不同。

她令他心动。

第三次上体育课时，计然比她平时跑的那个半圈少跑了一小段。系青担心她，特别跟过去，“计然，你没事吧？”

计然一如既往，含笑摇头，毫无预兆地身体前倾。系青以为她体力不支，双手扶住她，“你哪里不舒服？我给你叫救护车。”

计然站直，脸红，连耳朵都红了，细声细气，“我没有不舒服，只是想捡我的表，被你踩住了。”

系青这才发现，他脚尖踩在一块老式手表的半旧表带上。狼狈，他立刻松开计然，主动捡起表交还给她，“对不起。”

计然摇头，又摇摇头。

体育老师老远喊道：“计然同学，你怎么了？不舒服可以去旁边休息。”

因为系青突然离队，有好些同学对跑步这事儿显得很不够专心，都一边跑，一边扭着脑袋往系青这边行注目礼。

计然跟系青说：“我是有点累了，麻烦班长扶我到那边树底下吧。”

系青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否则计然完全没事地继续跑那没跑完的半圈，他还真不知该怎么解释自己突然离队的行为。他言听计从，扶她到操场边的树底下，也不好意思看计然的表情，草草点个头，跑步归队。

系青也闹不清楚，到底是刚才太紧张，还是这会儿太心虚，他此刻更显得一派清正，将那“一二一”喊得愈加铿锵有力。

晚上，系青睡前看了一会儿《笑傲江湖》，其实只是随手翻翻，眼前一排排的字，都幻化成计然那张脸，像是某部电影里的特写镜头那样，朦胧中，见着她那张苍白的脸上浮上片晕红，她小巧玲珑的耳朵都被染成粉红色。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系青觉得跟自己想象中一样，柔软、悦耳。今天，她第一次不是用点头和摇头来应付我的问题，呀，真好，总算说上话了。

转眼，期末考在即，系青望着窗外那些在寒风中摇动的光秃秃的树梢，心头涌起些惆怅，长长的寒假，不是都见不到计然吗？必须要知道她家住哪儿，这样，就算装路过她家，也好有个门道啊。

为着这个门道，系青跑韩老师办公室好几趟，送作业本一次，送卡片一次，聊天一次，要系春被缴的游戏机一次，帮张浩要他被没收的漫画一次……他没找到平时韩老师摆在桌子上的联络簿。可是老师的联络簿在又能怎样呢？直接拿来翻吗？不是显得很奇怪？好像也不能装成找别的同学的联络方式，顺便看计然的地址，那样老师也会怀疑吧？为何不自己去问呢？到底该怎样，平时自诩聪明的系青，此刻完全没了主意。

系青的勤力绝对讨老师欢心，“系青，奖励你一包巧克力。还有，你得关注一下春儿了，他这次期末考……”

春儿的期末考没问题，又被这小子蒙混过关，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名次稳定至极。系春跟同桌张浩显摆，“咱这是基本国策，五十年不变。”都不知道他骄傲个啥。

张浩痛心疾首，“我不行，文理科成绩贫富差距太大……”

系青看上去静如秋水，心里实则浪高百尺，再不问计然家的地址，可就真的好长时间见不到了哦。觑着她对着理科成绩愁眉不展，系青清清喉咙，“咳……”

有人打断他的计划：“怀系青同学，来，给大家讲讲你的学习经验……”

系青傻眼，“韩老师，今天只是领成绩单，快过年了，这样大家在寒假都玩得不开心啊。”

韩老师用指关节敲讲台，“哎，拜托你们过节玩几天就好了，想玩一个寒假？没可能。系青，你上来。”

同学在下面哀号：“天啊，才高一，就没寒假了……”

系青无奈地起立，站到前面去，说：“我的经验就是，喜欢很重要。不能因为觉得没兴趣，就不尝试着去喜欢，我们应该先去找让自己喜欢的理由……”

同学们又在笑，杂七杂八地喊：“哦，知道了，班长大人不要婚姻自主，提倡父母包办……”连韩老师都跟着乐。

怀系青就是怀系青，根本不为所动，继续说：“拿化学为例……”他看到计然根本没在听他讲话，瞅着走廊那边的窗户，笑意生动。走廊那边的窗外，有个头发短短的女生，半张脸包在围巾里，露出一双圆转明亮的眼睛，对着计然，挥舞手里的一朵玫瑰。

其实，系青刚才想跟计然说，这个寒假帮她补课，这样，就能要到她的地址，还能常常见到她，不过，看上去没机会了。韩老师刚跟大家说“春节快乐，下个学期见”时，计然已经积极地背好书包向外走。系青觉得，那丫头对他毫无

留恋。上次体育课，那点被他回味不已的暧昧，原来只有他自己珍惜吗？

寒假，大年初三，长日无聊，怀家两兄弟伙同几个浑小子一起瞎闹哄，抓着牛肉干乱嚼一气。系青默默喝可乐，听同学扯着嗓子百般深情、万般跑调地唱一首他一直没怎么在意过的歌，突然觉得那真是首好歌——《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系青想，在这一刻，不知道计然会做什么。她知道他在想念她吗？他们的未来会各奔东西吗？有一天，他会忘掉她，只有在翻旧影集的时候才会想起吗？她的头发会长长吗？她会穿上嫁衣吗？她，在未来不能嫁给怀系青吗……

开学，怀系青见到计然，拜年：“过年好。”

计然还是浅笑，还是咳嗽，还是保温杯加药片，还是腼腆温柔，她回应：“过年好。”

系青不被察觉地嘘口气，将莫名汗湿的掌心在膝盖上蹭蹭，无论如何，总算回来了。

新学期伊始，韩老师找系青去谈话，通知他被选入学生会。

系青淡定表示，他一定尽力不负众望。

韩老师又说：“上学期全班的考试成绩不算理想，距我的目标还有差距。”

系青淡定献策，“找几个各科成绩比较突出的学生谈谈，看能不能分几组有针对性地帮助成绩比较差的同学。”

韩老师有顾虑，“我担心时间难分配，学生家长有意见。”

系青持续淡定，“不如我这组先试试吧……”他拿点名册，在自己那组的几个成绩不太理想的同学名字后面打上勾，这其中包括弟弟系春，张浩，还有计然。

“呃，韩老师，计然情况特殊一些，她家住得远不远？”

韩老师翻联络簿，“她家在医院边上……”

系青浅浅挑眉，哇呜，搞定。

跟计然说到补习的事情，计然有些懊恼，“我上学期成绩拖班级后腿了吧？”

系青说：“别自责，那条被拖掉的腿不是你一个人干的。”